

四十年後，我重回特富野尋你

車子沿著蜿蜒的阿里山公路緩緩上行，駛過那座曾經橫跨湍急難行的溪谷的橋樑，鋼筋水泥的線條在山嵐中顯得冷靜而堅定。對許多鄒族族人而言，這座橋樑，是改變命運的通道，讓特富野從孤懸山中的祕境，成為能與外界連通的樞紐，交通不再阻隔，農產能順利下山，孩子們通學不必再披星戴月，外來的人也願意走進部落，聽故事、喝茶、看雲。鄒族族人不再需翻山越嶺數小時，只消半個鐘頭車程，就能抵達最近的市鎮。經濟改善了許多，村落裡多了幾棟新建房舍，小市集裡族人擺出自家種的咖啡豆和野菜，笑容裡多了一絲自信，生活也不再那麼艱辛。

四十年了，再次回到特富野這個被阿里山脈環抱的谷地，鄒族祖靈的腳印彷彿還深深印在古道的石階上，我的心情卻暗自悸動。踏上這條熟悉的特富野古道，腳下的石階依舊濕潤，墨綠的苔痕如昔，林木交錯環抱成天然的穹頂，微煦的陽光從挺拔的杉木林縫隙灑落，像一首反覆吟唱的鄒族古謠，靜靜地詠唱對天地神靈的敬畏。

還記得那一年暑假，迪亞帶著我們手牽手走在這條石階小徑，陽光灑落竹林，涼風夾雜月桃花的香氣撲鼻而來。他那如山泉般清澈的笑聲，繚繞迴盪在幽靜的峽谷，驅走我們這群青春學子那如少年維特般的煩惱。如今，已經微微佝僂的我獨自拾級而上，古道依舊蜿蜒，石階被雨水冲刷得更為光滑，兩旁的山櫻花早已枯謝，只剩野牡丹在冬日寒風中輕顫。特富野的風景美麗依舊，時光也彷彿在這裡凝固了。

四十年了，特富野的村民依舊熱情淳樸，熱情地招呼我這位「老客人」。但環顧四周，這景象明明那麼熟悉，卻又有點陌生，我把目光暗自望向部落的宅院和石階小徑逡巡許久，遍尋不著那俊朗的身影，心頭湧起一股悵惋的空茫。

迪亞呢？那個曾經懷抱族人期待、以扎根改善特富野部落教育品質為夢想的鄒族少年湯英伸，他的身影該去何處尋覓？這裡再也聽不到他嘹亮的歌聲，那首由迪亞自己填詞譜曲和彈唱的《離別》，曾經讓嘉義師專全班同學跟著哼唱：「短暫的離別，山風會帶來你的消息……。」如今，在寒風吹過的冬日谷底，只剩空蕩蕩的回音。他爽朗的笑聲，那種自然豪邁不帶丁點心眼的暢懷大

笑也消失了。四十年的時光，特富野好像變了，卻又似乎沒變；它更加繁榮了，卻也失落了一塊永遠遺憾的缺角，殞落的部落希望迪亞—湯英伸。

他家老屋前，那棵老樟樹還在，枝葉也更茂密了。迪亞小時候總愛爬上樹梢，吹著竹簫，逗得族裡的狗兒亂吠。父親和妹妹如今頭髮花白，喟然長嘆：「迪亞走後，這屋子就空了。」他們的眼眶紅了，我的心也碎了。迪亞當年暫時的別離，不是歲月自然的凋零，而是人為惡意衍生的悲劇，一場本可避免的浩劫。四十年了，那道傷疤依舊鮮血淋漓，每每憶起，都令親友有如刀割般的巨痛，何況他的家人。

回想當年，他在嘉義師專優異的表現，是班上同學們的驕傲。才三年級的鄒族少年，輕易打破學校運動會十項全能項目的紀錄，他的音樂天賦異秉，自彈自唱歌喉出眾，詩詞文學創作更是閃耀。他在圖書館裡，借閱最多的不是教科書，而是李白的詩集和民謠。他寫的歌唱出部落與青少年的心聲，族人稱讚他是「特富野的太陽」。但命運為何如此殘酷？在被迫休學離校那天，他拖著行李箱，轉頭對我們笑說：「同學，這只是短暫的離別，很快我就會回來。」我信了，以為這只是短暫的風浪，沒想到卻是永別。

四十年過後回頭看這一切，他休學的原因充滿了無奈與不公。嘉義師專採高壓管理的教育方式，著實造成原住民的他適應不良，不僅獎懲規定嚴格，甚至可說是過於嚴苛，連和異性在非公開場合單獨說話都得記小過，抽菸就記大過。當年他身體不適臥病在床，卻為了來探望他的同學抽完菸後離開殘留的二手菸味，讓他莫名地背負因為集滿三大過，而被迫離校。原本要比照之前的一位學長，與同期台南師專、台東師專另兩位同學三人互換易地學習重新開始的安排卻臨時變卦，讓本可繼續學習的他被迫中斷學業暫時離校。

而這一短暫的別離，不但粉碎了他成為教師的美夢，也讓迪亞為了不造成家裡的經濟負擔而選擇留書北上謀職自立營生。但心地良善又沒有社會歷練的他，一開始就誤入求職介紹所精心布下的陷阱。介紹所那些精心偽裝掛羊頭賣狗肉的「機會」，其實都是剝削求職者的牢籠。明明是應徵新開幕餐廳的職缺，卻被連拐帶騙的把他推進洗衣店，一天工作高達十七小時的不合理工時，工作和提供居住的空間環境惡劣，還飽受老闆冷嘲熱諷的種族歧視，加上薪資與介

紹所原本所說差距甚大，又苛扣他的身分證件、不允許他請假返鄉。不透明又微薄的薪水，抵不過老闆與仲介自行談妥的高額介紹費，壓力如山崩般壓來。他的情緒崩潰了，那個爽朗的迪亞，變成一頭困獸。終於，在絕望中，他鑄下大錯——一場衝動的暴力事件，導致無辜者傷亡，也毀了迪亞的一生。

翌日，這場悲劇事件的新聞報導躍上全國各大媒體版面頭條，別說湯家的至親好友崩潰，連嘉師關心他的師長同學們也心碎了。法庭上，十八歲的他低頭不語，眼神只剩空洞的迷茫。家人奔走上訴，親友寫信求情，但時代的鐵律無情：死刑，槍決。執行那天，特富野下起傾盆大雨，彷彿祖靈在哭泣。他的妹妹抱著他的照片癱坐在地，哭喊：「哥，為什麼不等我們？」這不是迪亞一個人的悲劇，而是整個特富野部落的傷痛，更是鄒族甚至是所有原住民永遠難以癒合的刀疤。從那天起，迪亞的母親恐慌到再也不敢上台北；迪亞的父親明明焦慮卻必須堅強的四處奔走，如今他的背佝僂了，閒暇之餘只能坐在門口望山，或到溪谷釣魚讓忐忑的心平靜下來。親朋好友，每逢祭典，都會為他多添一碗酒，惋惜這永遠的遺憾。四十年過去，這道傷疤究竟已經癒合？還是隨著歲月刻劃得更深？社會叢林裡弱肉強食的剝削，種族階級歧視的毒刺，至今依然潛伏在社會陰暗的角落。

四十年了，如果，如果這一切能夠重來，會是什麼樣的光景？雖然理性告訴我，這是虛幻的追尋，但我依然忍不住想叩問上蒼。如果當年學校的師長願意再給他一次機會，那悲劇是否不會重演？嘉師校規固然得維持紀律，但對這樣一位天賦洋溢的原住民學生，何不多一分寬容？或許，懲處之前多一點傾聽、多一點正向溝通；在他失序偏離軌道時，透過一封家書、安排一場談心，就能留住他。當時的師長教官，若能俯身聆聽他的心聲，理解部落少年的壓力，以民主開放式的溝通管理，理解求學的孤獨、包容種族文化的差異——或許會有不同的思考做出更好的決定，讓他留在校園繼續揮灑那渾身洋溢的才氣與天賦。

再者，若是當初沒有介紹所精心設計的求職陷阱，他是否能夠如願找到自己喜歡的工作，甚至發揮音樂專長成為餐廳駐唱歌手？那些偽裝的報紙求職廣告，表面是機會，實則是針對北上求職者的「介紹」剝削管道。如果當初他的

老闆沒有對原住民那層根深柢固的歧視，提供正常的工作環境與條件——公平透明的薪資、合理的工作時間、平等真誠的尊重與對待、沒有種族的刻板印象與偏見——他的情緒何至崩潰？這些 1970 年代，台灣在工業化浪潮推波助瀾所產生的結構性問題：原住民族群被邊緣化、教育斷層、就業歧視層出不窮。迪亞只是無數受害者之一，他的悲劇，是時代的縮影。若是社會氛圍早一點重視族群平等，這憾事或許就不會發生。

如今，坐在特富野的石階上，我靜靜闔上雙眼想像時光倒流。那時，剛滿十八歲未經世事的，會如何努力奔走阻止這場悲劇？是動員親友寫請願書求師長法外開恩？還是四處奔走找校友聯署，甚至發動靜坐跪在校門前，求學校收回成命？可惜當年還稚嫩的我只有十八歲，我沒能死守在他身邊，陪伴他面對休學離校的打擊。當他背著行囊離校，沒有人陪他回家；校慶音樂會熱情邀請他返校，在他被教官冷言冷語要他別回來時也只能軟弱無力的跟教官爭吵，導致萬念俱灰的他不願造成家裡的經濟負擔，決定隻身北上求職，因而落入可怕的求職陷阱。

如果迪亞沒有因這悲劇被判死刑、槍決，如今五十八歲的他，會在哪些領域熠熠發光？或許湯英伸會成為阿里山鄉的傳奇校長，創辦設計鄒族教育課程，教導數百名鄒族孩子學習傳承部落文化。在他領導的校園裡，不僅有數學、語文課程，還有吉他民歌彈唱、鄒語古謠和部落長老高一生《春之佐保姬》的音樂傳唱，以及獵人學校、特富野古道探索。學生們尊敬地稱呼他「迪亞校長」，他嘹亮高亢的歌聲持續繚繞特富野山谷、迴盪在校園裡。

或許他會成為音樂界的巨擘，那首《短暫的離別》也會成為家喻戶曉的經典歌曲。或許他會領導部落成立「特富野民謠演唱團」，傳承鄒語古謠與音樂，甚至結合鄒族祭典歌曲與舞蹈，巡演全台，甚至進軍國際。或許有一天銀髮飄逸的他會站上金曲獎頒獎舞台，高聲地唱出部落的歌謠，唱紅「山風帶來你的消息，永不分離。」或許他會成為原住民音樂的先驅，像郭英男或 Abao 般綻放原住民的光彩。

文學界更是他的天下。愛寫詩也很會寫詩的他，筆下有部落的霧氣、溪水呢喃。在臺灣時興在地書寫與深度文化書寫的今日，他可以掙脫漢族文化思維的羈絆，寫出更深的感情與自由的靈魂，或許他會成為暢銷作家，出版多部

散文集：《特富野的回音》、《短暫的永別》，入圍金鼎獎。他的文字，感性如山風，理性如溪石，剖析原住民命運，感動無數讀者。或許，他是台灣文學獎常客，與痲弦、鄭愁予並列，成為「鄒族詩魂」。

在部落，他會成為部落精神領袖。他會推動特富野文化復振：興建祭典廣場、辦理部落音樂節、教導年輕人打獵、唱歌與舞蹈。或許他會整合創辦阿里山咖啡生產合作社，讓鄒族人致富不離根。他會將部落老屋改建成為文化館，遊客來訪時，可以聽他與部落長老講故事。迪亞會坐在樟樹下，望著子孫，笑說：「短暫的離別，原來是為了編織更偉大的夢。」

但現實無情，時光無法倒流。四十年後的特富野，依舊美麗，卻永遠缺了迪亞的歌聲。我站起身，走向古道的盡頭，那裡有座祭壇，供奉祖靈。我虔誠的跪禱，輕聲地訴說：「迪亞，我來看你了。你的笑聲，我聽見了，在風裡。」淚水滑落，混著山雨。傷痛未癒，但懷念如酒，越陳越醇。

特富野的山風提醒我：珍惜眼前人，解開歧視的枷鎖，讓每個迪亞，都能自由綻放他的光彩。特富野的空谷，永存那首《別離》的回音。迪亞，你安息吧！我們會為你繼續唱下去。

註：

- 1.湯英伸（1967年7月26日—1987年5月15日），是臺灣原住民鄒族人，前阿里山鄉鄉長湯保富之子。他就讀嘉義師專四年級時因故休學。1986年初，為負擔家計，從故鄉—今阿里山鄉特富野前往臺北市謀職。他根據報紙的西餐廳徵人廣告前往應徵，而誤入介紹所求職陷阱，被介紹到洗衣店工作，遭到雇主扣留身分證，還被迫超時工作。1月25日，工作九天後，湯英伸酒後與雇主發生衝突，殺害了雇主夫妻和女兒三人。湯英伸犯案後前往警局投案，因殺人罪被判處死刑定讞，是臺灣第一位未成年被判處死刑且執行的青少年。
- 2.「迪亞」是湯英伸的鄒族族名，《別離》(又名暫時的別離)是當年他要休學離校前自己填詞譜曲的歌，並自己用卡帶錄音給同學留存紀念。知名的音樂人邱晨為其事件努力奔走，而後發表《特富野》報導音樂專輯，收錄了這首《離別》以及湯英伸在獄中填詞的《真想痛哭一場》;邱晨為其譜寫四首歌，其中彩虹少年歌詞裡的「迪亞」就是湯英伸的族名。